

风中之樱·4

大道书

殷健灵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风中之樱④

大道书

殷健灵 著

她的眼似乎有征服人的力量，
她眼里的光走到了他的心里，
那柔光仿佛春夜吹的洞箫，
阴云散去，
露出了晨曦。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 殷健灵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中之樱. 4, 大道书 / 殷健灵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6. 10

(小布老虎丛书)

ISBN 978-7-5313-5085-9

I. ①风… II. ①殷…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7199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285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www.chinachunfeng.net

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xblh.chinachunfeng.net

E-mail: [xiaobuhu1998 @ sina. com](mailto:xaobuhu1998@sina.com)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145mm × 210mm 印 张：5.5

字 数：120 千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赵亚丹

责任校对：潘晓春

整体设计：冯少玲

印制统筹：刘 成

ISBN 978-7-5313-5085-9

定价：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24-44871130

主要人物表



櫻

本书主人公，来自神秘世界的少女。

修 人

丢失了自己名字的少年，櫻的朋友。

奎 科

清道夫，櫻和修人的大朋友。

海 豚

櫻和修人的旅伴。

影 子

一群来历不明的家伙。

安吉拉

奇异鸟，櫻的信使和宠物。

目 录

第一章	“吾多多”点心坊	001
第二章	铜铃铛	021
第三章	月熊公园	042
第四章	穿越仙人桥	056
第五章	浓荫沼泽的迷阵	067
第六章	落星岩	086
第七章	无处可逃	101
第八章	影子显形	120
第九章	修人的可怕记忆	135
第十章	无极岛	146
	诗意的象征	曹文轩 166

第一章 “吾多多” 点心坊

~~ I ~~

它可不是风，也不是水，它可能是一种永恒的音乐，只是你听不见罢了。假如你听到，它虽然来自遥远的地方，你却感觉在你的心灵深处鸣响。带着这音乐回到那个世界，你不但要让自己听到，还要让所有的人听到。孩子，要让那些又聋又盲的心醒过来！到那时，你也就成了那音乐本身了！……

桑莲的声音一直在樱的耳畔缭绕，她一边思索着一边感觉自己正乘风而飞，她喃喃自语：“它是永恒的……是什么让那些心变得又聋又盲？当那些心褪了色，它们虽然在跳动，却什么也感觉不到或者在混乱中挣扎。都是因为影子盗走了宝物，可那宝物是什么？它究竟在哪里？当我们接近终点的时候，也能接近它吗？”

她还想起，蒙眬中和桑莲的一段对话：

“我怎样才能让那些又聋又盲的心醒过来？”

“你们已经在做了，在慢慢地接近终点。这对你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谜呀！”桑莲说。

“我们要继续走下去。”樱说。

桑莲缓慢地点头。

就在樱继续回想这些的时候，她看到那个天空颜色的房子也正朝星空的方向飞。不知从何处射下来的巨大光柱笼罩着他们，那光柱不仅能看见而且还能听见。那声音混合了千万种声音，花开的声音，水流的声音，温柔的呢喃，鸟鸣声，小兽的呜咽，婴儿的笑声……像音乐又不像。樱想起来，正是这声音催发了那朵最富丽的白莲花不断地开放、凋谢，周而复始，永不结束。

她心满意足地深吸一口气，眼看着天空颜色的房子朝她飘了过来，却无法抗拒浓重的睡意，不知不觉地沉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樱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她的手里还紧紧抱着帽子里的古莲花。

她必须定神思索片刻，才能弄明白自己正身处何方。她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到了乐迪的家，那栋简陋的破房子的楼上。修人、奎科和海豚就在不远的

地方昏睡。

过了许久，他们也醒了过来。见到樱，仍是恍惚的表情。

难道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梦？或许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过？

但是，樱确实感到自己的心发生了变化。她觉得心里面好像开出了一朵花，它的形状和那朵硕大的莲花相似，它有形而无形，只是静静地从心的深处浮起来。她难以描述这种感觉，她的身体仿佛从内至外经过了荡涤，连每根血脉都清洗过了。她的耳畔时常能听到那种奇妙的声音，就是桑莲说的那种音乐。她想起桑莲的话：当那声音在你心里植下了根，才能催醒那些又聋又盲的心！

她走到了她的伙伴们跟前，正要蹲下去和他们说话，修人先是动了一下，用手撑地坐了起来，然后是奎科和海豚。

“怎么在这里？”他们用惊讶的神色望着樱。

樱哪里知道，在天空颜色的房子里他们三个有过怎样神奇的经历。

事情是这样的：

当山小屋式的房子连带着院子飞起来的时候，三个人趴在小篱笆旁边欣喜若狂地欣赏了真幻源的奇特景象。那些繁茂的植物、绚烂的色彩让他们的眼睛有些不

习惯，等他们感到视觉疲劳了才回到房子里。

这时，他们才开始留意这个奇妙的会飞的房子。

它看上去和度假的别墅差不多，屋子有两层，家具、生活用品一点儿不缺。甚至还有壁炉，有等着你去点燃的柴火，烤炉里还有烤了一半的香喷喷的面包。仿佛妈妈刚做了一半家务，临时把它搁在那里的。

楼下的客厅里立着一面非常华丽的镜子，镜框上镶满了各色花朵，底下有两只爪子形的脚支撑着。修人慢慢地走近镜子，好奇地打量它，他兴奋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他很想看看自己现在的形象。

但是镜子里空空如也。他又往前走了一步，这时，他不得不捂住自己的嘴巴，才没有失声叫出来。他猛地转过身，心跳如鼓，可是他的身后除了奎科和海豚，没有别人。他急促地喘息着，慢慢转身重新看镜子。没错，镜子里是他，已经明显比过去高了很多，壮硕了很多，头发长了，脸部的线条凸现棱角，上嘴唇居然冒出了淡淡的唇髭，仿佛春天新长的嫩草。同时，他的身后还站着两个人，他再次扭头朝后看去——屋子里除了奎科和海豚，没有其他人。但是，这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他又仔细看镜子。在镜子里，站在他身后的女人正在对他微笑和招手，这是个小巧白皙的鬈发女人，而另一个魁梧的男人，面容慈祥，腿脚细长，他扶着女

人的肩，在她身后站着。修人伸出手去，在身后摸索。如果这两个人真的存在，应该能触摸到他们，可是他摸到的只有空气。那两个人只是和他存在于镜子的空间里。

他感觉这两个人非常熟悉，他们就在他记忆的边缘，离他很近很近，近到马上就可以捉住。他小心翼翼地回想，可是稍一迟疑，它就调皮地从记忆边溜走了。

修人屏住呼吸，生怕一出声他们就会消失。

“妈妈，爸爸！”修人凑近了镜子，终于低声地唤道。

他们看着他，亲切地微笑着。修人虽然无法触摸到他们，但是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气息。他转身，试图投入他们的怀抱，但是他立刻失望了，他的身后什么也没有。

“你在叫谁？”海豚走到他身后，好奇地问。

话刚出口，海豚也张大了嘴惊讶地站在原地不动了。

“一定是我爸爸妈妈！他们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你们看，他们在冲我笑，想伸手抱我呢！”海豚欣喜地流出了眼泪。可是除了他自己，修人和奎科都看不到海豚所见到的景象。

“要勇敢地往前走！亲爱的孩子。爸爸妈妈会看着

你。”妈妈抚摸着已经长大的儿子的肩。这是永远离开了他的妈妈吗？

海豚泪流满面，拼命点头。

他们终于明白，这是一面魔镜。

奎科也在镜子里照见了他日思夜想的秀秀，里面的秀秀很健康，正冲着他开心地笑呢！

他们回到桌子边上吃面包的时候，奎科和海豚都还沉浸在刚才的情绪里，修人却吃不下去。他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但仍旧无法打捞失去的记忆，眼看着就要将那些梦的碎片连接起来，它们就又像气泡一样，噗的一下，碎了。

三个人回忆着那些温馨的片断，向樱复述着。

“我们在天上飞的时候，一直有一种声音在耳边飘。”修人说。

“是哦，像音乐，又不像音乐……”奎科在努力回忆。

正说话间，一个脑袋从楼板下面探上来，她看到他们，先是大惊失色，然后马上又活跃起来。

“你们去哪儿了？”乐音欢快地说，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这两天你们突然不见了！”

“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樱含糊其辞地说。

“他们说你们逃走了，因为你们是骗子。”

“我们不会逃走。我们还会和鲜瑞、麦医生他们见

面的。”樱淡淡地说，她又听见了一直在她心中鸣响的音乐声。

◆ 2 ◆

他们再次来到富人街，这次他们带上了乐音。

“你们居然敢回来？”鲜瑞冷笑着说，但显然底气不足。

“你这些天睡得好吗？”樱望着脸色又恢复惨白的鲜瑞说。

这话似乎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倒抽一口凉气，想到自己无梦的睡眠，鲜瑞有一种难耐的寂寞和绝望。他已经好几个晚上难以入睡了，他甚至开始无法克制地怀念起樱给他的梦，牧场、飞的感觉、母亲的怀抱……

和鲜瑞相似，其他人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空虚心慌的感觉。麦医生站在人群里看着他们。

“我那时的确病得很厉害，快要死了！”乐音终于鼓足勇气说，“樱没有骗你们！”

莫医生的眼光不知往哪里放，他故作镇定地看向别处。

“我没有骗你们！”樱一字一句地说，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没有用欺骗来换取同情！”

“是呀！”奎科说，“樱用她的生命，将梦给你们，换取可怜的 500 苏，她付出的是真心，而不是谎言！”

鲜瑞等人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也许乐音的病真的是一场误会，可是你们付出了你们的金钱，却得到了更多，不是吗？”修人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有力。他们仿佛获得了某种默契，前所未有的一致和自信。

“你们得到了什么？是否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呢？”海豚凝视着前方，讷讷地说。

鲜瑞的声音低了下去，他得到了什么？他必须好好想一想。他真的有些厌恶现在的生活了，他用金钱换取樱给他的梦，而且还能救一个重病的孩子。这梦将他带上一条虚幻的路，他也无忧无虑地任凭幻想带他漫游。樱究竟有没有骗他，他心里知道这一点。但是，他的嘴上无法承认。

樱一直沉默地望着他们。那些人并不和她对视，一旦对视，目光便无法移开。那细微的音乐从远方飘了过来，来到樱的心里，接着又从樱的心里飘开去。当樱与他们对视的时候，鸣响的声音便通过目光慢慢地流进了他们的心里。不管你是否相信，这奇妙的事情的确发生了。樱虽然失去了其他魔力，但以眼睛洞察心灵的本能永远都不可能失去，从那些变得温和起来的眼神可以看到，音乐正在对他们发生着作用。

不知道过了多久，麦医生长长地吁出一口气，仿佛是经过了长途跋涉，非常疲累地说：“我承认，乐音是得了严重的病，可后来那病奇迹般地好转了。樱没有骗你们。”他说完，低下了头，脖子那里涨得通红。

沉重的坚冰被打破，空气渐渐活跃起来。

“对不起。”鲜瑞终于说。“如果你愿意，我希望能够继续买你的梦。”他对樱说。

樱摇摇头：“我已经失去了造梦的能力。可是，我想假如你愿意，假如你能让自己的心重新活起来，你自己将会拥有做梦的能力。那可比我换给你的梦棒多了！”樱笑了。

◆ 3 ◆

“喂，我们接下来去哪里？”海豚看着卷轴地图上一亮一亮的小灯，兴高采烈地说。走过坎贝这一站，他们离终点就显得很近了。下一站，明确地标着两个字：天灯。

他们搭乘马车，整整一星期后才到达天灯。刚进入天灯地界，天气骤然变冷，仿佛一夜之间从夏季进入了秋季。

但是，这并不是真正节气意义上的秋季。在这样一个植物枯萎的世界上，已经失去了判断季节的标志，人

们只能靠气温变化、动物的活动规律来判断季节。

这里的天空异常肃穆而爽朗，居然没有乌云。黄昏时分，有成群成阵的老鸹在半空盘旋，此起彼伏，聒噪不休，暮色深的时候它们才渐渐散去。在苍茫的雾霭里，传来城墙上遥远孤独的角声，好像有一个多情的幽灵在追念着不可挽回的缥缈的以往，又是惋惜，又是哀伤，在薄寒的空气里不住地震动。

四个人凝神倾听了一会儿，脸上添了一丝愁容。他们四顾一番，才朝着城墙里面走去。

进了城墙，就是一条大街。

他们沿着街边走，一直沉默不语，空气里似乎有什么异样的东西在游动。樱感到不安，她从后面拉了一下修人的衣服。

“怎么了？”修人回头问她。

“不知道，我只是有点儿心慌。”樱说着，抬头看了看前方。

前方就是一条小巷子，四个人顺道拐了进去。那小巷子曲里拐弯，铺了不规则的石头，面对巷子开了好些餐馆、面条店、点心作坊，这些餐馆大多有橱窗，可是玻璃又脏又模糊，污痕累累的墙上沾了苔藓一样的油渍，和没有来得及揭去的广告纸粘在一起了。

“我饿了。”海豚咽了一下口水说。

“我也是。”其他人顿时感到饥肠辘辘。他们在一间

叫作“吾多多”的点心作坊前面停了下来，推门进去便觉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里面挤满了等候吃点心的人。还没见过这么热闹的食店呢！食客们将小小的店面挤得满满当当的，那肉气酒香、烟味儿、人味儿混合成一种特殊的气息，洋溢在店堂里。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还有不少人站在旁边耐心地候座。

“生意怎么这么好呢？”奎科问他旁边正坐着吃汤包的老头儿。

那老头儿戴了一副圆眼镜，他吮了一口汤包里的汤汁，心满意足道：“有名啊，因为它有名，所有的人都爱吃这里的点心！”

老头说得不错，看起来这里的点心是挺诱人。除了皮薄汁多的汤包，还有各种白白胖胖的馒头，模样小巧、如花朵般绽放的烧卖，新月一样吱吱流油的锅贴，色泽亮丽香气扑鼻的油条……灶台那里热火朝天地忙乎着，锅盖掀开，伙计的脸就模糊在热气里了。那里的伙计只有两三个，其中的一个给人印象很深。他长着一张憨憨的肥厚的脸，耳朵大，嘴唇厚，小小的眼睛像两粒绿豆镶嵌在胖脸上。他的动作粗看似笨拙的，但是细看却忙而不乱，像一台运转自如的机器。他挥汗如雨地擀着包子皮，那些面团子在他手里一捏，一搓，两三秒就变成了一张圆圆的面皮，然后迅速传递到包馅的伙计那

里。可爱的香气飘荡在这小小的店堂里，有时浓烈，有时轻微，平添了一点儿人情味。

那些食客摆上一盘点心，喝杯豆浆，随便找个角落，很容易就能填饱肚子。在所有的点心里，卖得最好的是一种肉包子，白而薄的皮，包着多汁的肉馅，吃的时候，拿根吸管一吸，把汤汁吸干净了，才舍得去咬那韧而软的皮……它叫“吾多多”包子。

托盘的伙计在小小的店堂里穿梭，里面充满了嗡嗡嗡说话的声音，旁边人说什么也听不见了，必须把嘴贴着耳朵说，几个人凑在一起就像团团围簇的一朵大花。而那站在厨房门口穿着一件白褂子的，想必是老板了。他是一个庞然大物，浓眉毛，大眼睛。他有时会走进店里视察，脚步很重，每走一步，脸上的肌肉就抖动一下。做惯了生意，他的脸上堆着做作的和气，鼻子上拧起一团笑纹。

终于有了座位，四个人在一个油腻腻的桌子旁边坐下来。奎科和海豚坐一边，樱和修人坐一边。很快，他们的面前摆满了吃的，豆浆、烤鱿鱼、炸馄饨、烧卖、锅贴、蛋饼……他们还各自要了一份杧果布丁。说实在的，他们都快饿疯了，从坎贝到真幻源，几乎没有放开肚皮吃过。四个人每样都往面前的餐盘里拿了一点儿，开始大嚼起来。样样都很好吃。

“看起来胃口不错呀？”那个浓眉毛的老板慢步走过